

日本女作家都市小说系列

(日) 北川悦吏子 著 李建云 译

加 时 赛

看过日剧

《悠长的假期》吗？

本书是出自同一作者
的姐妹篇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本女作家都市小说系列

加时赛

(日) 北川悦吏子 著

李建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时赛/(日)北川悦吏子著;李建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1

(日本女作家都市小说系列)

ISBN 7-5327-4084-6

I. 加... II. ①北...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1050 号

オーバー・タイム

© 1999 by ERIKO KITAGAW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9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et,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et,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图字: 09-2000-151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加 时 赛

[日]北川悦吏子 著

李建云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c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30,000

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ISBN 7-5327-4084-6/I·2287

定价 2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135113



1998 年除夕夜。

全景窗外，白雪在无声地飘降。笠原夏树泡在大理石浴缸里一边哼歌一边洗泡泡浴，好不舒服，她那尽情展开的长手长腿都快伸到浴缸外面去了，浓眉高高挑起，内双眼皮，棱角分明的五官显示出意志的坚强。

鹤町冬美从浴室门外向她招呼：“夏树，我们再去滑一圈消化消化。”

“知道了。”夏树心情挺好地应了一声，随即换上认真的表情，1
“就快 1999 年啦……地球，会灭亡吗……”

冬美同枫春子来到走廊上。

“肩膀好宽哦，简直像变形金刚一样呢。”一穿上滑雪衫，身材娇小的冬美看上去也肿大了一倍。

“你说的是夏树吧。”接了她一句嘴，冬美脑子里浮想起大块头的夏树。这时，走廊那头走来一个头发挑染的戴耳环男孩，与她们擦肩而过。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冬美立马问春子。

“太年轻啦，太年轻。”

“年轻点也不错啊。”

“人家可不要吧。”

春子二十七岁，短发，说她“自然本色”还是委婉的，她其实是那种与女人味、女性魅力向量完全相反的类型。冬美二十八岁，中长发，肤色白皙，是个娇滴滴的诱惑型美女，属于深得男人心的那种。夏树则年龄最大，二十九岁。眼看三十了，没个可以一道欢度除夕的人，跟家里人一块过又有点那个。无奈，三个人决定一起到这北海道奇洛洛饭店过年。

远藤和也同冬美和春子擦肩而过，进了她们隔壁的房间，将胶卷递给目光精悍、脸上却留有少年的稚气的枫宗一郎：“前辈，东西买回来了——怎么了，这身打扮？”

宗一郎穿了饭店的浴袍，正站在窗边支起三脚架调焦距。

“呃？想着要用全新的心情来按下快门，就先洗了个澡。”

“哦……我还以为我不在的时候，你带了个女人进来呢。”

“我会做这种事吗？”宗一郎认真地调着焦距。

“隔壁好像是些老女人呢。”远藤没头没脑地扔出一句。

“是吗。新年一开头就不走运哪。”

2

穿着滑雪鞋走下滑雪练习场的冬美和春子在环顾四周时大吃一惊。

“哇！好多人哦！”冬美睁圆了眼。

“都是情侣啊……”

“说好不提这个话题的。”

设在滑雪练习场边上的急救室此时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没事，不要紧的。”医生久我龙彦温柔地对一个跌伤的小女孩说，又叫护士真锅响拿药，“真锅，新霉素 B。”

“是。呃……记得是放在这里的……”

就在她磨蹭之际，那小女孩叫嚷起来：“啊，新年倒计时开始了！”她眼里闪出喜悦的光芒。

10、9、8、7——合着滑雪练习场扩音器的倒计时声，滑雪场上的人们齐声喊叫，久我和真锅也被这声音吸引，向窗外望去。

宗一郎站在调好的相机后，一边盯着手表的秒针，一边等待着激动人心的瞬间的到来。6、5、4、3——

在浴室里慢悠悠地洗头发的夏树正在找瓶子。“护发素，护发素……”就在这时，“咚——”直通腹底的一声巨响响彻夜空。

“呃，地震啦？”她正嘀咕着，“咚——”又是一声巨响。

“啊……是烟火！烟火，新年烟火！”夏树干脆跳出了浴缸。

夜空中，庆祝新年的烟火次第绽放出异彩。

宗一郎如痴如醉地接连接下快门。

“真壮观啊！”远藤说。

“是啊！”从相机后匆匆一抬头，宗一郎也心满意足似的点了点头。

隔壁房间里，身上裹了一条浴巾的夏树跑到窗边。

“好美哦……”滑雪练习场上，春子和冬美混杂在情侣堆里仰望夜空。

久我也透过急救室的窗户眺望着烟火。

1999 年开始了。

烟火放完后，夏树在内裤和胸罩外套上件长衬裙，拿起电话就打开了。

“嗯……前台吗？呃……你们的客房服务根本打不通……不是，我想请你们帮忙收拾一下咖喱饭的碗碟……不是，其实最好是迎新荞麦面和年夜饭套餐，不过听说卖完了……呃，是啊……整个房间都是咖喱的味道……好……好……好，我知道了。”

适逢除夕，前台似乎忙得团团转，根本无暇顾及她。夏树无

奈地挂断电话，叹了口气。残留着去年气息的咖喱饭碗碟摆在眼前，教人倍感寂寞。

隔壁房间里，拍完照片的宗一郎正在收拾摄影器材。远藤刚才已经抱着电话在叫客房服务了。“不行，怎么也打不通。”

“太忙了吧。”

“我跑到那边的便利店去买。不吃饱喝足怎么行呢！”

好脾气的远藤话没说完就冲出了房门。他的脚步声刚过，隔壁的房门“咣”一声开了，穿着长衬裙的夏树探出头来，确认走廊没人后，她把咖喱饭碗碟慢慢端到门外。斜对面的房间门口，托盘内的提篮里露出了龙虾。

“哇……是年夜饭套餐……”

大胃王夏树非常想知道里面的内容，她探出身来，正打算看个究竟，只听得“咣”的一声，身后的门关上了。

夏树的脸霎时间僵住了。“不会吧……”血色眼看着从夏树的脸上退了下去。

收拾好器材，宗一郎舒一口气，坐进了沙发。这时，扔在桌上
4 的钥匙跃入了眼帘。

“咦？这是……车钥匙……”宗一郎抓过钥匙，赶忙伸头看了看走廊，但远藤早已经无影无踪了。刚想关门，眼角却扫到某种奇怪的东西，他觉得可疑，定神再看了一遍，却见一个身穿白色长衬裙的高个子女人直愣愣地杵在那里。

太怪异了，宗一郎一时不知作何反应，便关上了门。

夏树在走廊上不知所措，一筹莫展。

宗一郎鼓起勇气，再次打开了房门。果真有一个穿白衬裙的女人站在那里。只见这女人装模作样地摆出架势，打算先来个虚张声势再说。

“请问……”宗一郎刚一开口，夏树便微笑着向他发出新年

问候：“祝你新年快乐！”

“咦，我们在哪儿见过？”

“没、没、不过，总算是新年，祝福一下……”

“是吗……”真是个怪女人。见她不再吱声，宗一郎突然明白了：“……请问，你是不是被关在外面了？”

“嗯，这……就算是，也跟你无关。”

“如果方便的话，请你先到我的房间里来等等。”宗一郎试着向她发出邀请。

“免了。这样随随便便进陌生男人的房间……怎么行呢！”她拒绝了。

“……不过，你打算就这样一直站在那里？”

“呃……这样是不太好。”一贯大大咧咧的夏树也觉得实在不雅观。

“呃，你真的挺为难的吧？”

“不，我真的是喜欢这样才这样的。”

“是吗，那么再见。”

见他就要关门进屋，夏树慌了，伸手死死拽住他身上的浴袍：5
“不会吧，你就这样走了？”

浴袍下摆被拽得倒翻上来的宗一郎顺势上了走廊，说时迟那时快，“噹”，身后响起了房门关闭的声音。夏树两眼睁圆。宗一郎朝门的方向一回头，“啊”的一声倒吸了一口凉气：门已经彻底关死了。

夏树眼尖，看见宗一郎手里拿着的东西，顿时松了口气：“啊……没关系，嘿，钥匙在你手里呢。”

“这是车钥匙。”

夏树又呆住了：“……房间钥匙呢？”

“在里面……我去拿钥匙来，去前台。”

“对,对,好主意,我赞成。”

“我走了。”他刚迈步,夏树情急之下又拽住了他的浴袍:“等等。”

“干什么?”

“这个能留下来给我吗?”

“什么?”

“浴袍。”夏树拉过手中拽着的浴袍一角向他示意,“你叫一个快当新娘子的淑女这副模样待在这儿,像话吗?”

“哪来的淑女?”

“这里呀,我呀,我就是待嫁的淑女。”

“那你叫我怎么办?”

“哇,你不会是‘光猪’吧?”

“你……”这女人实在让宗一郎不敢领教。

“你没穿内裤?”

“当然穿了。你不会叫我光穿一条内裤走到前台去吧?”

这时,走廊另一头的客房传来开门声,夏树不觉大叫出声:

6 “啊,有人来了!”

“呃?”宗一郎急忙拉着夏树全速跑向电梯。一进电梯,他立刻按下了“闭”的按钮。

“……新年一上来就不走运哪!”夏树喘着气说道。

“到底谁不走运?”

“现在乘上电梯了,接下来去哪儿?”

“前台啰。”

“是吗……对喔……那个,借给我好不好?”夏树竭尽全力发出可怜兮兮的声音。

宗一郎听了,把一边的袖子脱下一点。她偷偷瞥了他一眼,屏息静气。宗一郎又脱下另一边的袖子。她又偷偷瞥了他一眼,

兴奋异常地等待着。

“还是算了。”宗一郎重新穿好浴袍。

“为什么？”夏树不理解。

“因为你态度太恶劣了。”

“你说什么？都怪你反应太迟钝，门才会从背后‘哐’一记关上的。”夏树下意识地一把揪住他的领口。

“你呀，还真有本事把人家的爱心给打跑。你没有男朋友吧？”

“啊……”很遗憾，被他一语击中了要害。

“你没有男朋友吧？”完全对，一字不差。

“你说了两遍吧，两遍！”

夏树正待发飙的一瞬间，只听“叮”一声响，电梯门开了。为了不让外面的人瞧见，两人慌忙各自贴紧右侧与左侧的电梯内壁。

“石头、剪子——”宗一郎突然说。“石头！”夏树大叫一声出了石头。可宗一郎是布。“不是吧……”夏树盯着自己的手。“没办法了！铁汉柔情。”宗一郎蓦地大叫一声，脱下浴袍一丢，7朝着前台跑了出去。浴袍轻柔地飘落在夏树头上，她目光追随着那晒得黝黑、肌肉紧绷的背影，嘴角浮起笑意，嘀咕道：“这家伙……穿着四角裤呢……真没想到……”

第一新闻社北海道分社。新闻快报的播报声蓦地响起。

“喂，地下街瓦斯爆炸！”“大新闻啊，这可是。”

札幌的地下街发生了事故，且似乎已有多人受伤。室内一下炸开了锅。就在记者们四处打电话之际，编辑部主任命令摄影记者道：“岸田，枫，你们给我飞速赶往现场！”

宗一郎跟在资深记者岸田后面朗声应道：“是！”随即赶赴

现场。

宗一郎是第一新闻社的摄影记者。这是一份必须将每日发生的事故或事件纳入照相机镜头、精神一时半刻也不得松弛的工作。

地下街前面早已被媒体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在急救车和消防车响彻天际的警笛声中，一名女播音员以地下街出口为背景，开始作实况转播：

“下午四时五分左右，札幌地下街发生了一起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方面认为事故原因在于丙烷气泄漏。至于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情况似乎有所进展，出口方向正在冒白烟。现在，有伤者抬出来了，是一名穿着白色外套的女子，现在，她被抬出来了！不要推我，请不要推我……”

一名软瘫无力的女子躺在担架上被抬出来，记者们立马杀上前去。

“喂，这样叫人家怎么拍啊！”岸田急得嗓门都粗了。那边宗一郎也挤不到前面去。

8

女子满脸煤烟，白色紧身裤被汨汨流出的鲜血染红了，眼睛紧闭，也不知还有没有意识。

“喂，看不见血啊，再抬过来一点！”“把那个掀掉！”刺耳的叫嚷声四起，前面的家伙又挡住了视线，岸田怎么也拍不到，只有干着急。

就在这时，宗一郎拨开人群冲到了前面。岸田大喜，以为他是在替自己制造拍摄点，岂料宗一郎却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女子腿上，等于同时也盖住了记者们的相机镜头。女子微微睁开眼看了看他。

“你干什么，混蛋！”岸田一把将宗一郎拽倒在地，跟着破口大骂，“特讯都让你小子给毁了！”

宗一郎垂着头默不作声。他怎么也无法冲着——一个浑身是伤的女子按下快门。

“来，干杯——”在冬美的提议下，夏树和春子举起了罐装啤酒。桌上放了够三个人吃的小笼荞麦面条。被炉周围，纸板箱堆成了山：今天，夏树搬到春子家来了。

“当真没关系吗，我搬到这儿来？”

“没关系。我老爸跟一个年轻女孩跑了，说要在巴黎定居呢。”

“你老爸还这么劲爆啊！”说着，冬美忽然拿起身边一只棋盘游戏的旧盒子问道，“这是什么？”

“人生游戏。”

“真让人怀念呀！”

“我嫂子怀孕了，搬到家里来住，我也不好再住下去了。”

“你也很难啊，这么大了还跟家里人住一块儿。”春子深有感触似的频频点头。

“春子，你跟父亲一起住？”冬美把玩着“人生游戏”问道。

9

“以前还有弟弟。弟弟、父亲和我一起生活。我妈妈，你们也知道的，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嗯嗯。不过，怎么连冬美也在这儿？”夏树看着冬美说。

“我不是正式搬来住，只是麻烦她暂时收留我一段时间。”

“她呀，被人家老婆知道了找上门来，如今是有家难归。”

“你又当第三者？……适可而止吧，多走夜路要小心，你总有一天会遇刺身亡的。”

“要看吗，被刺的样子？刀扎在这里和这里，还有……”冬美还打算给她看别的地方。

“好了好了，又不是被虫子叮咬。”

“我不会是入了魔道吧。”身穿红色对襟毛衣的冬美瞳孔里放射出妖异的光芒。

“那老婆不会找到这里来吧？”夏树露出一脸嫌恶的神色。

春子见了忙打圆场：“嘿，大家不要再针尖对麦芒了，好不好？都三十了，三个女人还在这里你一句我一句的，真是不长进。最起码，我们就不能让自己开心一点吗？”

“这不很开心吗？”夏树淡淡地抛出一句，吃了口荞麦面。

“我很开心呀。”冬美也咻溜咻溜地吃起了荞麦面。

“我们是很开心喔。”无奈，春子也吃起荞麦面来。

“荞麦面真是好吃……”“也没有药的味道……”三个人这么说着，和气融融地吃完了这顿迎新荞麦面。

岸田正在电脑屏幕上挑选上次事故的照片，脸色越来越难看：“托你的福，一张都不能用喽。”

“……对不起！”宗一郎正被他的冷嘲热讽弄得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编辑部主任来叫他了：“枫，你过来一下。”

10

“是。”宗一郎来到编辑部主任面前。

“你的工作有了调动……你被调回东京了。”

“啊，能回东京了吗，我？”宗一郎不由双颊绽开笑容。

岸田见状，不知为什么暗暗一脸称快，瞟了一眼宗一郎。

夏树在青山一间有名的美发沙龙工作。沙龙内部镶满玻璃，色调统一为白色和银色，简单、雅致，经常上杂志，客人也都是些名流富贵，因此名气挺大。

“您辛苦了！”吹风完毕，夏树将手镜递给今天首次光顾的一位中年妇人。妇人脚边躺着一条大型的长毛狮子狗。

“我说……”身穿华丽的范思哲罩衫的妇人发出不满意的

声音。

“请说。”夏树好脾气地应声。

“你是不是弄错了？我明明说照这个剪的。”妇人翻开刊登着外国金发女演员照片的杂志。两者的发色和脸型完全不同，做出来的发型当然不可能分毫不差。

“……不会啊，我认为是一模一样的。”

“不一样，看来看去就是不一样。”

“这个，不是因为发型不一样……”话说到一半，夏树猛然惊觉，忙住了口。

“你说什么？”对方那原本就长得朝下的嘴角更往下挂了，“到底什么不一样？你给我说清楚了！”

“我……我想是不是发质不一样的缘故呢？”巧妙地逃过一劫，夏树松了口气，这时助手景子走了过来。“夏树小姐，你的电话。”

“嗯。可现在有客人……”时候不对。

“是你父亲打来的……”

“我爸？”老爸打电话到沙龙来可是头一遭。到底发生什么
11
事了？

身穿黄黑搭配的制服的冬美精心化了妆，全副武装坐在接待台正中央，三名接待小姐当中，属她资格最老。此处乃是她工作的大型外商社。

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客户走进大楼，冬美立时嫣然一笑相迎，不料他却走到她右首的接待小姐那边去了。冬美心中稍有不快，不过紧接着又有一位年轻男客户进来了。她又是以标准笑容相迎，然而他却去了她左首的女孩那里。冬美沮丧地低下头，耳里飘进最先那个客户与接待小姐的对话。

“海外事业部的岛部长是吗？请稍等。”那女孩拨了分机正等着对方来接，那客户向她示好了：“以前没见过你，是新来的？我是晴海产业的小石川。”说着倏地递上名片。女孩见状以训练有素的语调化解攻势：“刚才您已经告诉过我了。”“是吗。”他一笑，她立刻笑得花枝乱颤。

就算是我冬美，遇到客户调情的次数可也多如天上的星星哩。

冬美一边忍受着这样的对话扰耳，一边装作听而不闻的样子，凛然直视着前方。

前来采访的春子正在变换角度替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拍照。

“你要自己拍照片哪。”店里的一位大叔津津有味地看着她“喀嚓”来“喀嚓”去。

“唉，预算不多，我是自由撰稿人，所以要节省经费。”

春子为之撰稿的信息周刊就放在桌上。

“不过你的照相机很不错哪。”

12

“这是我弟弟的旧货。我开动了。”双手一合十，春子开始品尝刚出炉的拉面，“啊……汤汁是用干制鲣鱼做的吧。”

春子一猜即中，令大叔佩服不已。“是啊是啊。我说，你一天要跑几家呀？”

“呃……今天，您这儿已经是第六家了。”

“真的？真是够呛哪。”

“拉面特辑还算好，碰上法国料理特辑，一天五套盛餐吃下来，接下来体检就查出高血脂来了。”

“是吗。”这回就连大叔也面露同情之色了。

“啪”地一声打开的相亲照片上，赫然印着一个四十岁左右、

稍胖、微秃的男人。

正在涂指甲油的冬美手一下停住了，春子也哑口无言了。

“怎么，你们不笑吗？你们以为我什么样的都会接受？”夏树朗声说道。

“目前的……”冬美开口说道，表情前所未有的认真。

“目前的？”夏树催她快往下说。

“如果能从目前的生活中脱离出来，那么跟这个人结婚说不定也是个办法。”

“……啊，你开玩笑吧……”夏树不觉倒吸一口凉气。

一旁的春子也点了点头：“我也有同感。呃，我虽然没有当过第三者，啊，对不起！”

“不，没关系，你继续。”事到如今，冬美也不在意了。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写手，就去上了新闻写作培训班，毕业出来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了，可整天光吃拉面什么的，真是前途无‘亮’呀……”

“我也是。接待根本就是年轻女孩干的活。”

“这一点，夏树你就好了，一技在手。”

“唉，我也不行啊。每天腰酸背痛的……手又被烫发液弄得这么粗糙。”

“那相亲，你去吗？”冬美问。

“都是我老爸……我爸很久没打电话过来了。我还想怎么了呢，原来是这个。”

“咳……原来跟你爸见过面了呀。”春子说。

“嗯……他呀，今年退休。本来说好退休了就拿退休金跟我妈一块儿去夏威夷的，可现在又说不了了。”

冬美也在满脸困惑地侧耳倾听夏树的话。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讨厌坐飞机，莫名其妙。不过，我妈坦

白了，她说，你爸要用退休金给你当嫁妆，所以才不去碰它。”

“……咳，让他们用这笔钱买套公寓给你怎么样？”冬美插嘴道。

“你反应错了！”春子“啪”地拍了下她的头。

“好痛。不对吗？”

“现在，夏树正在说一件非常让人感动的事情，我们应该感动才对。”

“我还是去相亲吧。”

“嗨，要相亲的话，我来替你介绍吧，这个又肥又秃的大叔就随他去好了。”

“而且已经有小孩了。”夏树沉下脸来。

“这不正好，省得你自己生麻烦。”冬美开起她的玩笑来了。

夏树一下光火了：“你这家伙！”

“要不，你先跟我一个朋友相回亲试试？他是第一新闻社的员工。”

“好棒哦！第一新闻社的员工！可是社会精英呢。”

14

“你就免了。我是体谅夏树老爸的心情，为了这样拖下去一辈子都嫁不出去的……”春子并没察觉这时夏树的身子猛然抖了一抖，兀自往下说着，“为了夏树，我才介绍的。”

“……你们如此替我操心，我真是感激不尽。”

“所以呀，我们就别再针锋相对了，好不好？”

“试试吧，相亲……”夏树心一横，作出了决定。

久违了，东京。这街头的喧闹真让人怀念。飞机一到羽田，宗一郎便提着行李直奔总社。

宗一郎一踏进摄影部，“前辈”、“枫前辈”的招呼声便此起彼伏。一看，比他晚进社的远藤和小林裕贵跑着过来了：“嗨，好久